

“与徐霞客一起”游株洲走湖南53 路亭王氏的兴旺密码

特约记者 谭民政



▲云龙牌坊

一村两“国宝”

4月2日,我来到路亭,直奔村落的得名之由——应丰亭。应丰亭已不存,却意外听说路亭村有两件“国宝”。寻踪而去,得知原来是“国宝”,即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此偏远山区,一个村独占两个“国宝”,真令人刮目相看。在路亭村支部书记王新年的带领下,我前往现场“鉴赏”。路亭古村依山而居,村落前有大池塘,水面数十亩。一栋翘角飞檐的阁楼,临水而建,就是“国宝”之一——云龙坊。牌坊正在修缮,无法看到尊容,有些令人遗憾。脚手架之间,隐约可见全坊装饰着木雕人物、花卉、飞禽走兽,

最早的“减负碑”

王氏虚堂墙上,镶嵌着一方古碑。碑名为“奉宪禁革”,立于清嘉庆四年(1799)。“禁革”者,禁止、革除也。原来,经停路亭的祭葬官员,既为王氏带来极大的荣耀,也造成沉重的负担。官员来此用膳休憩,还要征用役夫、祭品和其他物资,百姓苦累不堪。嘉庆年间,乡民王某向县里反映,请求禁止摊派等扰民行为。他们说:宁远县城至舜帝陵只有五十里路,为什么要在路亭停留呢?县令吴某因此下令,凡舜帝陵钦差大祭和每年的春秋祭典,所有事项均在九嶷办

母鹅识得的风水宝地

路亭村兴旺的由来,很多人认为是有个好风水。村落座北朝南,依山傍水。村后高山逶迤,名龙山。前有池塘、农田,地势开阔,冷水从垅中流过。对面案山簇立,最大的名荷叶岭,还有马咀、螺咀、烛咀等造型独特的山头。王氏虚堂和云龙牌坊的中轴线,正对更远处的九嶷山三分石。王氏虚堂里的神台上供奉着历代祖宗神位,正中端坐的老者,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打着赤脚,他就是路亭村的开基祖王道宜。为什么是这身打扮?因为他本来是一个牧鹅的农人。王氏从衡阳迁此地,起初住在南面不远处

的精工细琢,栩栩如生。据资料记载,此坊建于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是王氏宗族为旌表该村进士王性所建。门厅内有戏台和三进厅堂,是族人举行集体活动的场所。云龙坊的后方,为“国宝”之二——王氏虚堂。祠堂的建设时间早于云龙坊。明朝万历四十二年(1614),观察史邓云霄奉旨祭祀舜陵经此,题为“王氏虚堂”。王氏虚堂是王氏家庙,面积也不大,但路亭处于从宁远县城前往舜帝陵的必经之地,历代祭葬官员多在此落脚,留下大量柱联和诗作,档次自是不一般。

理,与路亭无关。如果县里差役违反禁令,可随时报请查处。据说,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官方文告。被禁的对像是皇上派来的钦差或府县大员,你说牛不牛?从碑文来看,乾隆十五年(1750),上头就下达了禁令,并且立碑为据,“禁革一切人夫、猪羊、什物,生兽并路路塘坊公馆以及木柴炭豆腐灰草等件,毫不累民”。至再次立碑重申,中间隔了近五十年。这说明不管在什么时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都是存在的。

村民王道宜经常在这边田垅中牧鹅。有一天,发现丢了一只母鹅。过了一段时间,这只母鹅却带着一群小鹅,回到了鹅群之中。他感到非常惊奇,觉得这地方风水好,于是将家搬到这里。徐霞客在路亭下榻何处呢?目前找不到文字记录。据当地人代代相传的记忆,是住在周家庙。王氏之村却建有周家庙,这又是何为?原来在王氏之前,周家世代居于此,就住在村落北面,后来不知何故逐渐凋零,以至灭绝。王氏人丁繁茂,也有人迁到周家故地,但无一幸免,后来就没有谁敢“越雷池”了。住房不够,宁肯向西面山下发展。

应丰亭的来龙去脉

从徐霞客的游记可以得知,路亭又名应丰亭。这座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在,大约于七八十年代被拆毁,如今亭基上已建民房。

但是,应丰亭还是有迹可寻的。村外的井边,立着一块老碑,横额为“应丰亭”。上面文字虽小,却清晰可读。此碑立于明朝弘治五年(1492),撰文者为本村进士王性。文中对亭子的修建过程和命名缘由叙述甚详。原来,王氏先在此处建有凉亭,到成化(1465—1487)年间,为风雨所坏。弘治五年,王性托西林寺和尚宏钵募化善款,重建凉亭。建成之后,和尚请王性命名。王性感到亭在乡间,是否能得到维护,与乡民是否乐意有关。而

路亭的废兴

4月30日傍晚,王新年冒雨开着车,带我沿着环村公路,巡视村容村貌。

“几十年没出过人物了!”王新年说。这也是路亭人共同的感慨。

有人把不出人才的原因归咎于风水。五十年代在后山腰修建的渠道,挖断了村里的“龙脉”。村前池塘本来有两个出水口,六十年一换,后来却堵塞了一个,这也是破坏风水之举。

根据大家的建议,村里筹资数十万元,将后山过脉处的水渠进行拱砌,然后填土栽树,以示“接龙”。

然而,问题解决了么?我想症结并不在此。

在翻阅王氏族谱的时候,我感觉到,路亭王氏的兴旺不是偶然的,风水固然重要,却不是主要方面。

修谱者似乎也在想说明这个问题。据记载,迁宁远始祖王纯修,居衡阳时考中进士,官至惠州太守。归隐九嶷后,与田夫野老打成一遍,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是个当官的。路亭王氏始祖王道宜,是个农民,没有生平事迹流传下来,但修谱者从数百年子孙或耕或读,家运不衰,推断出“非公忠厚之遗泽,何以致之”。这就是家风的作用。

明朝嘉庆二十一年版王氏家谱录入了《路亭王氏家训》也印证了这一点。其内容是:“孝父母,友兄长。和夫妇,教子

乡民是否乐意,又与年成的丰欠有关。亭子能够重建,是因为当年丰收。下次修复或重建,仍然有赖于一个好年成。故命名为应丰亭。

路亭,只是一座路边凉亭。因为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才能存续数百年。公益,不仅方便了别人,而且提升了自身。

倡议修复凉亭并作记的王性,是路亭王氏才俊的翘楚。其实他并非天才,而是一个天资迟钝的人,是后天的勤奋成就了他。据族谱记载,他“冬不炉,夏不扇”,异常刻苦。少年时曾作《读书箴》,很有意思:“一遍三十三,二遍六十六,三遍九十九,加一凑百足。若还不顺口,从新又展读。下了死功夫,便是铁也熟!”

弟。睦宗族,隆祀事。急输将,谨游惰。勤节俭,平争讼。戒赌博,禁非为。”家训文字浅显,意思朴素,如能照此去做,何患不成材。

4月30日晚,我宿于村民王玖珍家。他在路亭小学任教四十多年,其中任校长二十来年,村中很多家庭三代人都是他的学生。在很多人把房子搬往马路边时,他仍然住在祖祠的左后侧,他喜欢这里的宁静。年过六旬的老两口,拿出全新的枕头被褥为我铺床,令我在他乡感受到家的温暖。从他们的身上,我领略了这个家族的古风。

也许,路亭王氏兴旺的密码就在这里。

反观这几十年,文革中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崩溃,改革开放以来只认金钱不重人品,干不成正经的大事,出不了真正的人才,是必然的。全国如此,何止路亭。文革初期,在道县杀人风的影响下,路亭村发生活埋三十九人的惨案。两个“国宝”,因造反派在里面办公才得以幸存。

近年来,路亭村发挥两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优势,加强新农村建设,致力于将路亭打造成历史文化旅游景区。村民集资在村口新建一座牌楼,雕镂精细,质朴庄严,延续了路亭的传统。村里荣获“湖南省特色旅游名村”、“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称号,新的蓝图正在一步一步实现。



▲老厂印象 胡子平 摄

半个多世纪以来,工业一直是株洲的荣耀。紧挨干线铁路、毗邻湘江的清水塘,更成为建国初期苏联专家勘探布局工业的首选之地。而今,清水塘,这个曾经光芒无限的名字似乎也变得有些黯淡。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记住它的辉煌历史,记住它曾经骄傲的模样。

清水塘:建国后最引人瞩目的工业区之一

株洲是一座工业重镇。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工业株洲”的设想。1935年,雄心勃勃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曾憧憬着在这里建设一个代表中国工业实力的“东方鲁尔区”,却因战火而被迫中断。新中国成立后,株洲成为“一五”、“二五”期间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清水塘因为位于长沙、株洲、湘潭3市接合部,紧邻湘江,而成了最为理想的工业摇篮。有统计表明,自建国以来,清水塘工业区累计向国家上缴利税达480多亿元。60多年的时间里,清水塘如一张白纸被落下了笔墨,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了闻名于世的工业基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以株冶、株化为龙头的一百多家冶炼、化工、建材类企业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一度红极一时,人人称羨。

“因为能创汇,株冶的人来了都是横着走的”

“北郑南株”,株洲的铁路网横贯东西,连接南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火车仍是主要交通运输工具,一个企业没有一定实力,根本拿不到火车皮的批条来运货。今年60多岁的徐阿姨退休前曾是一名铁路职工,对于当年株冶的兴旺,她一直记忆犹新。“改革开放后,有一段时间国际稀有金属价格很高,株冶因为能出口创汇特别红火。”徐阿姨说,“当时株冶生产的锌锭很受欢迎,经常要一车皮一车皮地运出去。一个车厢能装60吨货,一个车皮能运一千多吨,为了方便他们发货,还特意给他们修了一条铁路专用线,从货仓直通株洲北站,所以株冶的人到了铁路都是横着走的,可牛了。”作为有色金属工业的一个“共和国长子”和有色行业的骨干企业,株冶的发展历程亦是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株冶是国家“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中落户株洲的大型国有企业,上世

纪70年代,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两次视察了株冶。2007年,成为株洲市首家产值过百亿的大型企业,2010年以来成为国内最大的铅锌生产企业,名列全球十大锌生产商,有“中国最大的铅锌基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的美誉。在株冶,有一个亚洲最大的沸腾炉;有一座曾号称“亚洲第一高”的工业烟囱,它们都曾是株洲工业史上的标志性建筑。从1990年至2016年,株冶共创造工业总产值1524亿,实现利税总额83亿元,实现税金58亿元,带动相关就业10万人左右。这儿的“工人村”也是全国最大的“天堂”般的工人居住区。老一辈人说,那时候谁要是能进株冶上班,就等于抱上了“金饭碗”,小到手套、肥皂、工作服、过年的鱼肉,大到房子、甚至家里的沙发,都是职工们可以享受到的福利,就连找对象都比别人有更多优势。

“株化的厂区特别大,什么都有,简直是一个小社会”

曾是一片荒山野岭,因水清而得名的清水塘,因为建国后众多企业的聚集,摇身一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繁华所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株化是效益最好的时期,每年可向国家上交一千多万元的利润,夏天最紧俏的时候,常常有几百辆车排队,排几天才能提到货。株化职工生活福利也有了较大改善。市民林女士回忆说,“当时株化的男职工比较多,株洲市总工会就出面牵线当红娘,我作为工会主席曾经去过一次,记得那时候的株化厂区条件很好,建筑特别雄伟,学校、幼儿园、商场、银行、工人文化宫、医院,什么都有,简直是一个小社会。那会的株化太大了,没有车去哪都不方便。”她还记得,当时工人们下班的壮观场景,一辆辆单车形成车流接踵而来,穿着灰色工作服的工人们,每个人的车篮里都放着

饭盒。彼时的湘氨也处于鼎盛时期,由于生产需要,职工从两三千人,增加到七八千人,最多的时候加上农民工等临时工,接近万人。厂里的效益好,职工福利自然也不错。绝大多数株洲人还在用藕煤的时候,湘氨给所有职工家庭都装上了煤气管道,家里吃的西瓜、雪糕、鸡鸭鱼肉都由厂里发放,令很多厂外的人羡慕不已。清水塘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拥有140多家企业,2万多从业人员。对于株洲人而言,清水塘是藏在株洲人心里的城市记忆,包含着几代株洲人的青春与梦想。走过了一甲子的清水塘,虽然已告别了往日的荣光,但在面向转型升级的未来,它仍旧充满希望。

(本版采访 记者 肖捷)